

小香一从学校出来就成了我的邻居。以前她不在的时候,我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居然是我邻居。因为我很少看到她父亲,仅仅有限地见过几次她母亲,也印象模糊。天底下不认邻居的大有人在,我只是其中之一,这不稀奇。

自小香一来,情况马上就有了改观。首先她一点也不闲不住,成天找事做。我坐在自家高高的营盘的毡包门口,越过一大片草地,看见她在那边时隐时现地不消停。有时候,我用望远镜看见她的嘴也一刻不得闲。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马儿拉到有好草的地方,然后绊住它的腿,让它在那个地方乖乖地吃草。

我对她的不满在于,她常趁我不注意把马放到我的草场里。往往这时,她是不会对马打马绊的。我说了她几次,她都理直气壮地说是马自个儿跑掉的,不是她的错,且小声道咕我小气,把我气得够呛。之后,看着白天使不通,她毅然改变策略,将这占小便宜的事移到晚上去做。她等夜深人静才把马放到我的草场里,关好铁丝网的门,第二天天不亮就摸黑去找,她那匹被她娇生惯养的像大号肥猪

一样的白马,皮毛亮丽,正好可以在漆黑的夜里被她发现,所以她夜夜找它也不费多少事儿。

她这个秘密我并没有及时发现,见她已经好好管住自己的马,不让她乱跑了,我对她印象变好,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,觉得她也够认真的。直到后来有一天夜里,月亮就像太阳一样耀眼。我被噩梦吓醒,汗津津地走出毡包,看见草场里面有东西。这个东西很大,在缓缓地移动。我好奇地走上前去,便看到了它——这匹显得很无辜的肥硕大白马。它头戴笼头,拉着缰绳,正优哉游哉于空无一物的偌大的牧草丛中,享受着独食夜

草的顶级待遇。我轻而易举地抓住了缰绳,它毫无反应。我用缰绳抽打它屁股,它好像感觉不到痛。这让我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大肚子银鬃,它们真像啊,如果银鬃活着,它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。这匹大白马,只有近距离了,才知道它的体魄何等壮阔,尤其在夜里,看着它似乎在明显膨胀的身体,我油然生出一种崇拜、敬畏的心理。面对

小香

索南才让

解解释,可她一天都没露面。她一定是觉得我有了防范,所以接连几个夜晚都相安无事。但也仅仅是几天,她故伎重演。那天夜里可没有月亮,我隐隐察觉到不对劲,于是提着电筒去了草场,果然再次见到了它。这次我可没上次那么客气,早就准备了铁链马绊,我用这个马绊制住它,然后从各种角度抽打它。这次它可感受到了痛,想逃跑,但因为马绊制约着三条腿,根本跑不了。它一旦脚下乱了套就会跌倒,费劲生出不小才能站起来。我用缰绳着重



此间相逢

朝它大腿根部、鼻子、耳朵等敏感部位出手,它疼得十分厉害,疯狂地抖动着蹄子,想快走一些。它气喘如牛,很快就汗出如浆了。我一直憋着一股气,没找到发泄的渠道,这下好了。一通乱揍,浑身都舒坦了。我再次把它绑在杆子上,解去了马绊。我怕小香拿走我的马绊,然后来个死不认账,那就惨了。这马绊是我费了很多心思才做出来的,万万不能失去。我回到毡包后再也睡不着,我在实施行动的时候过于兴奋和卖力,以至于彻底激发了脑细胞的活跃,只能眼巴巴地盼到天亮。大白马已经从水泥杆子那里消失了。此后,我再也不敢到我的草场里来了。我的计策很成功,小香不长记性,但乞丐的马儿也是有脑子的,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我因此得罪死了小香,我们当了三个秋天的邻居,没有一次愉快的交流。

朝它大腿根部、鼻子、耳朵等敏感部位出手,它疼得十分厉害,疯狂地抖动着蹄子,想快走一些。它气喘如牛,很快就汗出如浆了。我一直憋着一股气,没找到发泄的渠道,这下好了。一通乱揍,浑身都舒坦了。我再次把它绑在杆子上,解去了马绊。我怕小香拿走我的马绊,然后来个死不认账,那就惨了。这马绊是我费了很多心思才做出来的,万万不能失去。我回到毡包后再也睡不着,我在实施行动的时候过于兴奋和卖力,以至于彻底激发了脑细胞的活跃,只能眼巴巴地盼到天亮。大白马已经从水泥杆子那里消失了。此后,我再也不敢到我的草场里来了。我的计策很成功,小香不长记性,但乞丐的马儿也是有脑子的,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我因此得罪死了小香,我们当了三个秋天的邻居,没有一次愉快的交流。

她飞快地嫁人后,逢人就说我的坏话,说我的马偷吃她的草场,被发现后恼成怒,报复了她的大白马。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,而那时她已经当了母亲,变得那么成熟,我都不好意思复仇了。

歌劲舞,风来时头发一下子甩在地上,竹竿变成了弧形;风息时迅速腰杆挺拔,笔直昂首,向天空展示矫姿。台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,竹子明显被台风“塑形”,茂盛的竹叶朝西北倾斜,院子里西北角落的光线都暗淡了。主人在台风之后清理院子,他看到大片的竹子依然苍翠,回到阳光房,坐下来,抬头一看,玻璃屋顶上怎么会有一棵竹子呢?这根竹子在玻璃之上不是凌空舞虚,而是紧紧贴在玻璃上,竹竿、竹叶依然青翠欲滴,横卧在屋顶上。出门一看,是窗口的

那棵竹子,被台风摧折,倒伏在玻璃屋顶上。它是弯折了吗?弯折了,要将它扶起来。它圆圆的竹竿被风刮开了,不是常见的裂开,而是整个竹竿倒在玻璃房上,屋顶的玻璃承载了竹子的重负,它倒下的同时,重力撕裂了竹竿,圆圆的竹管变成了一张扁平的纸。它,居然还活着,竹叶还在风里婆娑。

从竹笋到竹子,它的内部一直是封闭的,在暗黑温柔的空间里怀抱极薄的竹膜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那是竹子的一点点隐私。在它活着的岁月里,

屋顶有棵横斜的竹子

冯渊

那棵竹子,被台风摧折,倒伏在玻璃屋顶上。它是弯折了吗?弯折了,要将它扶起来。它圆圆的竹竿被风刮开了,不是常见的裂开,而是整个竹竿倒在玻璃房上,屋顶的玻璃承载了竹子的重负,它倒下的同时,重力撕裂了竹竿,圆圆的竹管变成了一张扁平的纸。它,居然还活着,竹叶还在风里婆娑。

从竹笋到竹子,它的内部一直是封闭的,在暗黑温柔的空间里怀抱极薄的竹膜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那是竹子的一点点隐私。在它活着的岁月里,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

灯火阑珊处 (摄影)

孔令凯

纵最孤独、最浪漫的诗人,也希望拥有自己的爱巢,何况我和素素这样慌慌张张穿梭于人间烟火里的凡夫俗子呢?

素素是我在文化宫职工夜校第一个认识的同事。开学那晚,我担心迟到,一路将自行车蹬得飞了起来。彼时,天柱山兽药厂产销两旺,每天忙完,天也黑了。我才大喘着气跑上三楼,宿舍钥匙从兜里蹦出来,我扑上去抢,那枚钥匙在水泥地上弹跳一下后越过栏杆,划出一道好看的银弧,跌下楼去了。我冲到楼下,寻了几圈,影儿也没。正纳闷,一旁传来吃吃笑声。循声去看,台阶上一女孩负手而立。女孩十八九岁,扎根根花瓣,明月下,眼眸黑亮,笑得狡黠。她摊开手掌:找这个?见是钥匙,我大喜过望。女孩抿嘴一笑,攥紧手心楼去了。

一晚如坐针毡,快下课时,偶听老师喊那女孩素素。素素是县丝厂女工,丝厂在城东四里的彭家岭脚下,素素说只要我送她回厂,自会还我钥匙。课后,我和素素骑着车,一前一后出了工人巷。其时明月在天,长巷深处,漾来阵阵桂花的暗香,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眼看出了城,到棉织厂,素素冷不丁冒一句:你是哑巴?你才是。我翻翻白眼。哦,会说话呀!素素大笑,我也跟着傻笑,两人一路说笑,路就短了。说话间,丝厂到了。素素翻身下车,回眸一笑道:明晚还送我吗?送,送。我小鸡

啄米一样点头。那好,男子汉,言必信,行必果。丝厂门前点着一盏幽暗的灯,素素推车往里去了,我手心捏着钥匙,呆愣半晌。

夜校毕业那年,我和素素刚满20岁,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我们以为我们的故事,从此如同童话里那样幸福圆满。当然,我们都有个共识:美满的日子,始于拥有自己的爱巢。

第二年夏,丝厂毫无征兆地停产了。烈日当空,我骑车送素素去车轴寺大桥,那儿有开往江苏横扇镇的大巴。素素说她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复工,上车时,素素接过行李,未转身已然泪流满面,我正要开口,大

巴早绝尘而去,我朝着尘烟拼命奔跑,挥手,大巴渐渐凝成一个黑点。

素素的一封封来信,伴我度过一个个漫长长夜,信里,素素只说两件事,一是这个月摇了多少件羊毛衫,发了多少工钱;二是亘古不变的一句古诗:山无棱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。素素翻来覆去,将这两件事说了四年。当素素笑吟吟地挽着我的胳膊拍婚纱照时,我们已25岁了。我们在城郊买了套房子,花了五万四千块钱。其中的两万块,便是素素在横扇镇夜以继日摇衣四年的工钱。

月光如指间的沙,一扬手,整整20年过去了。时下的年轻恋人,还能像我和素素当年一样,攒着劲打工、创业,义无反顾地编织自己的小爱巢吗?

爱巢

程建华

素素刚满20岁,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我们以为我们的故事,从此如同童话里那样幸福圆满。当然,我们都有个共识:美满的日子,始于拥有自己的爱巢。

第二年夏,丝厂毫无征兆地停产了。烈日当空,我骑车送素素去车轴寺大桥,那儿有开往江苏横扇镇的大巴。素素说她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复工,上车时,素素接过行李,未转身已然泪流满面,我正要开口,大

巴早绝尘而去,我朝着尘烟拼命奔跑,挥手,大巴渐渐凝成一个黑点。

素素的一封封来信,伴我度过一个个漫长长夜,信里,素素只说两件事,一是这个月摇了多少件羊毛衫,发了多少工钱;二是亘古不变的一句古诗:山无棱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。素素翻来覆去,将这两件事说了四年。当素素笑吟吟地挽着我的胳膊拍婚纱照时,我们已25岁了。我们在城郊买了套房子,花了五万四千块钱。其中的两万块,便是素素在横扇镇夜以继日摇衣四年的工钱。

月光如指间的沙,一扬手,整整20年过去了。时下的年轻恋人,还能像我和素素当年一样,攒着劲打工、创业,义无反顾地编织自己的小爱巢吗?

子的每个角落,阵阵炊烟仿佛飘浮在低空的薄雾,起早的大嫂大婶在溪边拍洗着衣服,她们的欢声笑语,和着溪水潺潺的流淌声,交织成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乐章。此时石板和卵石铺就的小道上,村民渐渐多了起来,扛着锄头、挑着担子、提着渔具,进山的进山,出海的出海。当年的渔船都不大,使用机帆船的更少,所以村里的渔民作业都只能在近海进行。

我们租住在大渔岛大队的招待所,这对我们经常在外写生的学生来说,条件相当不错,住每间每天六角,伙食每人每天五角,还保证每餐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海鲜,如想改善一下伙食,一桌只要加五角钱就可以来一脸盆的爬虾

这棵竹子原来长在阳光房的窗户外,因为它的存在,那扇朝东的窗户外不能顺利地完全打开。硬要打开也行,左手先用力将竹子推到一边,右手再推窗,然后,左手松开竹子,窗户就彻底打开了。关窗也是这样。怕麻烦,这扇窗户就“窗虽设而常关”。

院子里是先有竹子,后有阳光房,不能怪这棵竹子,它老早就长在那里,是房子阻碍了它的生长,而不是相反。话也不能完全这样说。如果不是阳光房,这棵竹子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

去年秋天,一场台风过境,院子里紫藤去年的枯枝与今年的新藤纠缠在一起,本来难以清理,这下子都被吹掉在地上。香樟的树枝也被吹断了一根。只有低伏的麦冬毫发无损。最招风的是竹子,它们长得太高了,主干空虚,幸好腰肢柔韧,台风过来时,这些最先承受夜晚露水的植物像被施了魔法,梢头的竹叶变成了女子披拂的长发,风雨里,它们狂

歌劲舞,风来时头发一下子甩在地上,竹竿变成了弧形;风息时迅速腰杆挺拔,笔直昂首,向天空展示矫姿。台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,竹子明显被台风“塑形”,茂盛的竹叶朝西北倾斜,院子里西北角落的光线都暗淡了。主人在台风之后清理院子,他看到大片的竹子依然苍翠,回到阳光房,坐下来,抬头一看,玻璃屋顶上怎么会有一棵竹子呢?

这根竹子在玻璃之上不是凌空舞虚,而是紧紧贴在玻璃上,竹竿、竹叶依然青翠欲滴,横卧在屋顶上。出门一看,是窗口的

那棵竹子,被台风摧折,倒伏在玻璃屋顶上。它是弯折了吗?弯折了,要将它扶起来。它圆圆的竹竿被风刮开了,不是常见的裂开,而是整个竹竿倒在玻璃房上,屋顶的玻璃承载了竹子的重负,它倒下的同时,重力撕裂了竹竿,圆圆的竹管变成了一张扁平的纸。它,居然还活着,竹叶还在风里婆娑。

从竹笋到竹子,它的内部一直是封闭的,在暗黑温柔的空间里怀抱极薄的竹膜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那是竹子的一点点隐私。在它活着的岁月里,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磊落之美

孔曦

论起人的优秀品质,担当、节制之外,最令我敬佩的,就是磊落。磊落之人,内心毫无杂质,凡事坦诚相见,行为和思想都摆得上台面,给人十足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,就是磊落之人。

在那个讲究嫡庶的时代,她从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,书读得明白,诗社办得热闹,身边的丫鬟仆妇管得服帖,偌大一个贾府的家事务也料理得井井有条。贾赦要强娶鸳鸯,贾母震怒,错怪王夫人,探春及时站出来为嫡母辩白。纵使远嫁,大气聪慧的探春也能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。

探春也有软肋,生母赵姨娘时不时拿她的出身说事,她勇敢面对——“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……”作为“三驾马车”之一代管贾府事务时,她兴利除弊,开源节流,管理得当。管事媳妇吴新登家的故意用赵姨娘兄弟的丧事费用为难她,探春笑道:“你办事办老了的,还记不得,倒来难我们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?若有这道理,凤姐姐还不厉害,也就是算宽厚了!还不快找了来我瞧。再迟一日,不你们粗心,众媳妇们没主意了。”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,忙转身出来。众媳妇们耷伸舌头——既给了管事媳妇台阶下(“粗心”),也挑明“不要欺我年轻,没管过家”。

磊落之人都正直诚实,是非分明,光明正大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贵族女子,只有“事无不可对天言”的探春当得起“磊落”二字。黛玉敏感于宝玉对其他姐妹的态度,宝钗时而会念及金玉良缘之预言,迎春无力约束丫鬟仆妇,惜春孤僻自闭不近人情,妙玉不僧不俗六根不净,王熙凤更是悍妒贪财恶行多多……

磊落,是非常难得的品格。作为凡人,有几人敢说

自己一生都磊落?不曾有过这样那样见不得光的小心思?即便有,也很正常。庸俗一点,渺小一点,甚至自私、胆小、虚荣,都是人之常情。只要不触犯法律,不违背公序良俗。磊落之人,犹如人中龙凤、石中璞玉,高贵,澄明,极其珍稀。

窃以为,明代的王阳明,堪称磊落。他从小就志存高远,异于常人。有一次,书塾先生问众学子,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。其他幼童都说考中进士最要紧,只有他认为,“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”,而是做一个圣贤之人。少年的他格竹七日,壮年的他龙场悟道。王阳明的一生,办学,平叛,文治武功,建树颇丰。最高成就,是开创了阳明心学,主张“心无外物”“知行合一”,终成一代圣贤。他的临终遗言,是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。后人评介他“知善则必为,知恶则必去”。

话说回来,磊落之人,并非不食人间烟火,不近人情不懂转弯。王阳明率兵平息宁王叛乱,生擒朱宸濠之后,顽童皇帝朱厚照命他重写奏折,要玩一出御驾亲征活捉朱宸濠的戏码。圣旨难违,王阳明苦思冥想,上书大赞皇帝的功劳,把朱宸濠交给了皇帝身边的太监张永。

人生在世,各色诱惑和欲念、各种利弊与得失,每一样都在妨碍我们做磊落之人。凡俗如我辈,只有努力向善,被欲念折磨之时,受利弊困扰之际,尽可能澄明心境,做到心无外物,方能离“磊落”近一些,再近一些。

如果将竹子扶起来,将扁平的地方还原成圆筒形,再用细钢筋固定,用长全部的钢筋,变成一个平面,全部暴露在和风和日光里。这让竹子感到了疼痛,可根据部的营养还在不竭地向上传输,被撕裂压扁的竹竿还在尽自己的职责。这既让人触目惊心,怜悯竹子的疼痛;又让人敬佩竹子生命力的旺盛。经受了这么大的摧折,它半个身子完全倒伏了,居然还青枝绿叶地生长。

院子的主人想,得为它做点什么。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片礁盘,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,那阵势真像千匹奔腾的战马向着敌群冲锋陷阵……

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渔岛,已是时过境迁,村边的小山坡被削平,拓宽的小溪边点缀着花丛和小景。而今的大渔岛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,村里的公路纵横交错,道路两侧高楼林立,原来的防浪堤坝外侧已被填海,建成了现代化的居住小区,内侧的渔港已改造成人们休闲娱乐的海滩,岸边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写着“海上大寨。中国最大的自然渔村——大渔岛”的牌楼。

而我记忆深处的大渔岛,也就仅存眼前的这片礁盘。

旅游